助興

文

周采之傳

（顏息齋）

嗟夫，自吾亡友周君采之之死，不聞讜言者二十有餘年矣，君爲人坦率無城府，與人以誠，不億人不信，時或失聽，亦不吝改過，面赬微髭，喜飲酒不至醉，好讀書，通小學天算輿地，究心經世之業，丹鉛常在手，與人箋，或卽丹書之，人以爲慢己，不省也，與予同讀書長沙求賢館，同修湘鄉節孝祠，編纂節孝錄，同創立連璧高等小學，莫逆也，常辯論古今事一不合，輒怒目奮髭，盛氣相加，若不可嚮邇，旣而氣和色霽，復相呼論事，懽忘前語，以此終篤好如初，予行年七十未嘗得此於人也，見義敢爲，不辭艱險，宣統初元，知縣周幼安，威福自專，撥運縣倉積穀下河販糶，市民阻之，怒捕爲首者竹工林某，欲殺以立威，君與舉人羅希洛劉健誠俱，入署爭之，不聽，反坐君等助逆謀亂，將興大獄，君控大府，委道府勘覆，周令解職回籍，君以是年被舉爲湖南諮議局議員，遇事慷慨敢言，多所匡建，宣統三年，粵漢鐵路議起，湘民拒借外債，集貲自築，已有定局，而朝廷下鐵道國有之令，君及譚延闓，曾繼輝，周毓豈，被推爲爭湘路民辦代表，入京，

（未完）

詩

郭烈婦詩

（洞庭）

烈婦桂東第三區大坪東鄉瀧頭郭興明妻也，姓羅氏名香蘭

蘭生幽谷中，芳菲人盡知，一旦被焚灼，遠近爲悽悲，桂東羅氏女，在室芙容儀，大坪桃李華，之子瀧頭歸，郭夫孝舅姑，郭家無異辭，孟夏赤燄張，縣官棄城池，匪跡徧城鄉，屠虜無所施，傷哉羅氏女，柔指何能支，暴賊不受辱，激烈愈男兒，寧死一何慘，乘賊進餐時，碎盌作利刃，刺喉死患遲，箸撐兩鼻孔，血濺管才剪，錯耳搦管鼻，管匿外引之，管垂五寸餘，伊古無此烈，非求留後名，惟淨却中飢，死誠重泰山，九原志不移，上爭日月光，萬年神永怡，

題安州李氏藏明南安守禦千戶所百戶印

前清李碧山廉訪守南安時以民饑借穀籌州回泊將軍旺地方過大風雨覆舟失印廉訪捋泳得生若或背負就岸翼日懸賞撈印獲南安守禦千戶所百戶印印背有大明洪武二十二年禮部造十一字越二十日府印始出

惟神之印飛上天，下沈水底明月圓，無端巧假百戶印，印背大書洪武年，用武官印幾百載，欲易文印氣先餒，烈風大雨覆人舟，南安太守訴眞宰，守印居然未曾離，但百戶印出波間，易牛策謬終無裨，惟神兩失守兩得，惟神佩守足民食，不然六百有餘年，棄置守家神詎歇、

偶成

（慈利蔣安經世民）

夕陽度岡嶺，霧烟起詩心，樵童歸欲盡，野鳥鳴棲林，臨案閱書史，百憂方愔愔，時當月魄死，閉門酒自斟，

閑窗

開窗月初吐，虫鳴室幽幽，興盡攬衣起，乘涼西閣樓，其下兩好樹，衆葉光油油，涼風一披拂，策策鳴不休，鵰鳥當前過，蒼茫雲生溝，相談中原事，豺狼方彪彪，心欲拔劍舞，斬盡仇人頭，惜哉無寸鐵，欲往徒自留，空林此月影，對之又何求，

游記

平綏路紀遊（續）

（劉宇清）

由大同西行沿途羣山環繞，碧草如茵，良田肥畝，清溪橫流，牧畜三四，野馬成羣，睹此情況，不免懷及中古時代之遊牧生活焉，且時已盛暑，而清風颯七，涼爽異常，實亦夏季避暑之良地也，

車過義豐村十餘里之間，行駛甚慢，時或停止，僅舊日行濟之鐵道，因河水冲湧，或遇山洪瀑發，車道每被淹沒冲毀，現在方改道向裡，以避種種障碍，由車上俯視，但見工人數十人或數人，從事整橋樑，架鐵軌，開山運土，與用蓆子做成半圓形，長約數丈之工人住窩，彼等在空氣清鮮，曠郊漫野中從事勞力工作，（勞工神聖）使人欽仰非常，

歸綏，是綏遠省會，及商埠，舊稱歸化城口外，寧夏，毛皮各貨萃集之地也，歸化城距車站約五六里，從車站到城有平坦馬路直達北門，城東無城門，因民國十九年二十八日起，綏遠各縣傾盆大雨降落數日，於是到處山洪暴發泛濫成災，綏遠省城東部城牆坍塌數十丈，街市水深數尺，官署民房燬破傾倒爲數甚多，聞當時大黑河沿岸二百餘里盡成澤國，歸綏一縣百餘村田禾房屋牲畜，冲沒殆盡，包頭，同興東一帶，亦淹沒田地一千餘頃，誠當日之浩刦也，今將歸綏名勝及其他各端述下，

（一）毛布，此種毛布工廠，皆爲少數資本，純粹用人工木機織成之粗呢也，如歸化城北之綏綏公司，地址狹小織機僅有四五架，廠內之紊亂污濁情形不堪言狀，此種毛布原料用羊毛及綫合織而成，售價甚廉，每尺約現洋二毛五分至四毛，每年亦有少數運銷張家口及北平一帶，

（未完）

詩話

未晚樓詩話（十）（續）

（岳麓李澄宇洞庭）

他如鷟背浮出一峯綠[illegible]肩生松脈生竹江開綠[illegible]一帆照秋水豪情豈是輕貧賤恐負當壚賣酒人（此二語足令相如首肯）無恙故人在可悲秋氣多何難捫虱談當世反恐登龍辱此身（此二語奔走權要者讀之當猛省）堯舜君民心社稷干戈弟妹夢天涯括杜志士老到寒潭浸菊虞貧士細雨騎驢陸放翁日下蛾眉千嶂雪濤飛龍源一堆花荒鳥伺閽人五百秦門空養客三千江盤巴字水山換夏時雲丹艇翠壁尋常見第一留人是瀑聲千秋只有劉文叔記得高皇麥飯時春煦百卉鮮秋肅萬木淨赤日翻海出炎飆捲四宇山月照東壁蟋蟀鳴西堂秋風颯然至飄飄吹我裳四表無纖雲混茫納萬象溶溶一氣白玉波漾瀲灔（月夕）心頭無地着榮辱婦欸兒汲皆笑語（題課耕圖）

（未完）